

異男凝視

Heterosexual Male Gaze

Luis Buñuel 滿腹苦楚，又哪會想到，既灌下兩杯馬天尼，片子就有了著落。嚼著最後一顆橄欖，酸澀汁液滑過舌頭。他扭過頭望向身旁的監製，半戲謔道：「嘿，Silberman。若慾念謊言混雜於同一女體，不如安排兩人來飾她。」那是在七七年某夜馬德里酒吧，弄得導演焦額的女主角處理方式就此敲定，成就了那年的荒誕劇情片——*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*。

古來好色男子多不勝數，事實上本片就改編自情色文學家 Pierre Louÿs 十九世紀末小說《The Woman and the Puppet》。此題數次被搬上螢幕，導演 Luis Buñuel 又借此換上現代框架，順帶諷刺當時的右翼運動。主體敘述巴黎好色男子 Mathieu 在從塞維亞返程途中向同車廂的人回憶情事：自己如何被迷不開身，又是如何被折磨背叛。去來反覆，終定決心與情人決裂。戲中的女主角 Conchita，一面是從西班牙遷來巴黎謀生、迷霧般羞赧又暗藏辛辣的 Carole Bouquet；一面是熾烈的弗朗明哥舞女 Ángela Molina，風情萬種，空中浮著她的異域色誘素。（開頭階段我還在暗自驚訝她們髮型不一樣的 goof。）兩個形象在轉場中更替、重疊，最終混淆觀眾的感官——每種特質都被放大，而這一游移的形象又讓人感到不安。

不禁讓人想起谷崎潤一郎二五年小說《痴人之愛》中的河合讓治。與 Mathieu 相比，同是對女體進行某種文化歸順：巴黎人 Mathieu 教 Conchita 識紅酒杯諸如此類、河合讓治對ナオミ一系列歐式馴化；Mathieu 去戀人故土製造偶遇、讓治尾隨ナオミ揭露情變謊言，全身上下流露出偽善的 stalker 味道；時不時就會偷跑出來的異男凝視；兩人同是深受嫉妒和過度相信之害，雖然怒火滿腔，卻依舊願望和解。他們在外人看來擁有一種天真的善意，而骨內的虛偽卻說服自己忽視這種天真，默認戀情的正當性（Mathieu 在公共空間講述遭遇，像是在宣佈他認可的正義）。這些事情今日依舊在發生。

御藥袋托托

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